北史

一六

列傳卷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末歷官爲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共事明帝輔政以爲心腹使領軍奄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爲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鍾離拜叔業爲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游耳齊帝崩廢帝

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徙南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為南兗州齊廢主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瑜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埸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換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為雍州刺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勠力自保若不介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

武報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二百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眞度訪入北之宜眞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武公給

東園溫明祕器子蒨之字文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蒨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勳封上蔡伯爲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茌縣遷岐州刺史爲隴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青州刺史芬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叔業長

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彥先封雍丘縣子位勃海相卒謚曰惠恭彥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敕爲別將行勃海郡事城陷見害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感起卒於齊王府中兵參軍贈鴻臚少卿彥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人數千家汎舟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梁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秘叔業

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爲兖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勲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爲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爲無恒兖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黄

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野稱寃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沖上䟽訟之於是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 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幍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衍得以常服見

之旦夕温凊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掃洒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植弟飈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爲南司州刺史封義陽縣伯詔命未至爲賊所殺進爵爲侯宣武以飈勳效未立而卒其子烱不得襲封明帝初烱行貨於執事乃封城平縣伯烱字休光小字黃

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乂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常侍楊州大中正進爵爲侯改封高城縣兼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爲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謚曰簡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從封灌津子卒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謚曰定瑜弟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而不覺解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

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摽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怪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嘗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親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後爲楊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

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彝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暫竊神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異於往情彝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孝武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人勸令禱於海神彝憚違衆人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彝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彝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彝云豈有此理左右

又言巳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害送首於梁子含字文君員外散騎侍郎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詔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禄執事後歷建興河內二郡太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爲別將與恒農太守王羆救荊州衍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嵇宗

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業之歸魏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閻慶胤柳僧習並預其功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守與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改封夏陽縣子絳襲絳弟遠字季雲性麤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癲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

放情琴酒之閒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姨之如儺即彥先之妹夫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芬之爲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陽太守坐事免後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告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髯善言咲入魏卒於勃海太守兄椿齡薛安都於彭城內

附除岐州刺史椿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位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婿為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地人叔業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賜爵山桑子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聲稱歷太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為談詠常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卒於京兆內史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郎出為楊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閻慶胤天水人博

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於敷城太守柳
僧習見其子虬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婚韋氏
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咸謂戲言及婚求
覔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爲
南譙太守二家雖爲姻好親情不恊遂單騎歸魏拜驍騎
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梁以莊丘黑
爲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爲長史帶
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
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爲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

遷乃擊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為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為例宣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改之來希酬昔遇宣武曰卿建為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為微逡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州宣武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

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
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
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罇中
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為政清
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
誠本由王頹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太
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三百戶封
頹興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長子史字元
廷歷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正史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
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

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史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史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史心驚懼謂人曰世寶爲官少閒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悟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史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史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秘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史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

鉅鹿太守初史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
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
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
饗及史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史靈前仍共酌飲時
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史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
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史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
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毆史從兒欣宗云今是節日諸
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嗔責僧明便
悟而欣宗鬼語如史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
竊盜咸有次緒史妻裴植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訟鬩

徹于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史弟晉等言
其眇目癎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史同産已應紹襲尚書奏
籍承封道遷兄子抱史位咸陽太守道遷之謀又襄陽羅
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道
珍爲鄆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符堅丞相王猛玄孫也
歷涉書傳位北華州刺史諶魏衞尉辛毗後也有文學位
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
漾亦善士性至孝時潁川庾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
參動謀亦爲奇士歷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
中郎將及至洛陽環堵弊廬多與雋秀交舊積二十餘歲

殊無宦情後爲饒安縣令罷卒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仕慕容寶爲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爲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尅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聊世明圖爲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爲濫酷州內飢

儉表請振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伎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薄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會頑騃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荅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

子景宣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
娶元護弟靜性貪忍兄亡未斂便剝妓服玩及餘物歷齊
郡内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
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拜豫
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業志淮南
尅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為別將出淮南欲
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没遂停十年恬靜自
安不覬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和著稱又徙封秉氏
後卒於光禄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子景通襲善事亢

又兼賂又父繼爲司空引景通爲掾卒贈衛尉少卿子鄖
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
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爲軍主
助戍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封慎縣
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爲人所怨有受納之響爲
御史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爲河北太守有清稱再遷
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羅領軍元叉弟也曾過中
山謂曰二州刺史鄉復爲郡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
起自鄧隲平北爲郡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長

子會汝陽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爲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頴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宋武所誅悅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爲後軍將軍部曲稱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氐攻破白馬進圖南鄭悅之大破氐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

悦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遂圍南鄭悦之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克全勳款悦之天寶有力焉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謚曰莊悦之二子文遥文遠文遥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文遥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襲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人所疾苦大盜姓名姧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姧劫息止政爲雍州諸郡之最後爲安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幽

燕巳南悉没唯文遥介在群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遥有遺愛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旣攝州事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旣而賊勢轉盛救援不接果乃携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楊州父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

內遂得復歸州里之間無不稱歎景明中自漢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監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劍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熾先走獲免孝昌初于運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贈益州刺史謚曰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也父慶之南史有傳文秀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州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爲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乃并力攻討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内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撾撻後還其衣爲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鎻送京師面縛數

罪宥死待爲下客給以麤衣蔬食獻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假吳郡公守清貧而政寬不能禁止盜賊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卒官子保冲後爲徐州冠軍長史坐據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宣武時卒於下邳太守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文秀板爲長史督齊郡州府事一以委之卒于京師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秋卿父華

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兗讜乃歸
順於尉元亦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
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賜爵平陸侯讜性開通
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疎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
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
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
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
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
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功
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

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
歸降賜爵新昌侯卒於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讜妻皇甫
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詐癡不能䟽沐後讜爲宋冀
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財之多引見
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
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
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讜兄子安世正始中
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
卒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畎

昳爲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昳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昳昳怒將有異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蜀計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次晉壽宣武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耻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沖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群聚無資乃上書以爲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粮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

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飆至風起
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
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
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
將淳于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
統軍深見知待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
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尒朱榮從弟世隆
擁部曲還逼都邑孝莊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計無
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
効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

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舡俄然橋絶賊没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渉水與苗死鬬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没帝聞哀傷之贈都督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忠烈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嗟咨絶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並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

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昺襲爵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父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太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魏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守宰不能制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款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騤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為岐州以藻為岐州刺史轉秦

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
宰皆遥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氐憚之守
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為東道都督秦
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
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克果後車駕南
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别將辭
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
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
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
敗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録舊功拜藻為太尉司馬卒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啓為其國郎
中令襲子爵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
天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
魏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
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荅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
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為崔道固城
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百姓父母並老飢寒十數
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傭丐得以存立晚為奉禮郎詣長
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除中書博士王

肅之爲豫州又以永爲王肅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曰已選傅脩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爲事又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俠擊之康祖等奔趣淮水火既覺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

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
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
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
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帝
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裴叔業又
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
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而
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
之挫其銳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爲汝陰鎮
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

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沿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

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
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
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
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布
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
處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
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求求以為將朝廷不聽永
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
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為南兗州刺史年踰八
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

光禄大夫卒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芒於平坦處奮臂躍
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遂慕杜預近好李沖王肅欲葬
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永妻
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
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
不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
馮合葬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
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
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強
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

根所遶東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斫出之於坎時人咸
恠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
角騁見者以爲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傳豎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伷伷子遘石季龍大常祖父
融南從度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三子靈慶
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甞謂人
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
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
唯有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
曰唯有傳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才幹以駕馭

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萬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謨寇磝碻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逃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既至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

氏訣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
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
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
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
父琰爲冀州中從事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
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
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
乾愛出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知剉
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猶期狀靈越殊不應荅
乾愛不以爲惡勑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

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着此當見南方國王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卅楊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鄴靈越意恒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鷄肉蒓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爲太原太守升城後舉兵同孝武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爲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爲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宋輔國司馬劉勔勔躬自慰勞靈越曰人生歸於死實無面

求活勔壯其意送詣建康宋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剋捷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人矣宣武甚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

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蜀人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小劒大劒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

一匹寶劍一口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既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嶮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人害遠近怨望尋假鎮南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衆三萬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揔衆赴擊大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崐崘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賊圍既合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恚發疾卒永安中贈吏部尚書左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

史長子敬和次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莊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爲益州刺史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梁將樊文熾攻圍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悕爲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

號三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爲太子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靑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禧慮其有異表請代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齊將崔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不遇鑾輿親駕臣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武即位追錄先勳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

年頻遇凶儉烈為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明帝即位為司空長史先是元乂父江陽王繼曾為青州刺史及乂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歷給事黃門侍郎光祿大夫靈太后反政以乂黨出為青州刺史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有異恐不宜出為本州改瀛州刺史為政清靜吏人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居怡然為親類所慕卒於家烈先為家誡千餘言并自敘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勑子姪不聽求贈但勤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烈弟僧皓字山容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以諫議大夫

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並不起世號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弈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事敗死於獄中

李叔彪勃海蓨人也從祖金神麛中與高允俱徵位征南從事中郎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為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並相親友三遷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歷中書侍郎太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

爲吏人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穆叔虎子述字道興
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撫宣王廟
還除儀曹郎賜爵脩縣男稍遷興平太守卒子象字孟則
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初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光祿大夫
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象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侍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侍慶有幹
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侍
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同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累遷定
州河間王深長史深貪暴肆意侍慶每進苦言卒贈左將

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璧給事中侍慶弟仲信思令並
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
太和中舉秀才爲奉朝請後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
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
守以清嚴稱後爲東荆州刺史亮留思撫納夷夏安之時
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起爲奉
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弟
詮悅等並歷位清顯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慶並有學

閭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群書爲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孝昌中爲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遷東南道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乾中書侍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東徐州刺史永熙中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

州為吏人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子義子智子義學涉有父風仕隋至尚書右丞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閑解几案稍遷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淳于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啟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錄令已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粮乃踰一年事乃得釋後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

河内二界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款户除元旭義州
刺史卒官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嶮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嗌裴
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
其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旟固其宜矣植不恤其德器小志
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㢡王江
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竟
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嘉禮遂乃子免
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焉溢
流離亦仁智矣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毅過人臨難慨然奮

斯大節蹈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烈早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乂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官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列傳卷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方洽周益周　之冕　孫　粹然　校正



列傳第三十四　　北史四十六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悆
張熠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爲校書郎稍遷給事中後爲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脩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虢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馮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

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寃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責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眞僞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縣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沒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杖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樂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脩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内

人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
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
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
換情權不可恒隨汙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汙隆
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
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
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即帝王之身分變百揆之
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脩
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
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今依古髙祖之法復須升降

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脩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踈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

謂曰此中諸人壽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子伯元龍襲爵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皃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頗爲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澄爲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疏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

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晝槩之哀除於喪紀之内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志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内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爲或非宜伏見明敕立射會之限

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
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
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
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
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
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
庫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貍首之章
宣矍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澄意納
其言託辭自罷能乃荅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
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

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王不絶樂聽樂則可觀
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
轉楊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
旣爲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
憂臣寮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
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
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
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
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旣葬以謚配
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謚皆以

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
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
從之後爲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
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
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
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
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
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詔羣僚會
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
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

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朞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衞列國相爲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

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遂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朞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朞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

者近皆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
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
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
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
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
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
寮王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
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
惠據禮還答鄭重三反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
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

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䟽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胡家穿壙下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近樞剋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鸞纛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為太上皇比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為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剋吉定兆而

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則天下幸甚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並同有難普惠並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虫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

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叉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驊騮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

魯門之柝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嘿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人不堪命上䟽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税綿八兩布上税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儛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信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兹已降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

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
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革其所弊
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
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
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
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
天地屬心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
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裸孝弟可以通神
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
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

華還復百宮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尋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克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勳親之胤所宜收叙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搦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墜將赴水火以煩勞而

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
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
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
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
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
曰卿云興滅繼絶意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
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
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咎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不是
興滅繼絶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
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

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啓爲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並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爲益州刺史有贓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楊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郡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

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姦盜不起人以爲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州啓長瑜解褐攜而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謚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爲員外郎領軍王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尚書李沖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

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爲疑淹言
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
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
服闇衣冠之中我皇躬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
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
失所歸淹言君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相顧
咲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齎袴褶
不可以弔幸借衣帽以申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還南日必
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賞
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

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敕送衣帢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
令文武盡哀後正佐郎其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蓽散騎
侍郎何憲王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宗慶
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而動豈是大
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爲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
之信且齊先王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及蓽及從
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
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
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至鑾輿行幸肅多扈從敕淹將引
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

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咲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隷徐州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咲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叙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説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叙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己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爲人所

屈欲求屈巳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巳
中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賜淹龍廐上馬
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淹
家貧敕給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淮敕
徵淹淹於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
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
而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專主舟楫將汎泗入河
泝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
諫帝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
伊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所

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賜驊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王客令于時宮極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還朝病卒贈光州刺史謚曰定子霄字景鸞好爲文詠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閙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於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燉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

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朞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筭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録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爲侍中李沖黄門崔光所知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南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

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楊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宣武頻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爲人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鹿悆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父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

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間者嗟善後卒於淮陽太守
追贈兗州刺史僉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城王勰召爲
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
四束飼馬船行數里僉覺即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
禾束下而反初爲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恂勸以忠廉之
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
絃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
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僉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
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粮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僉獨不取
子直強之終不從孝莊爲御史中尉僉兼殿中侍御史監

臨淮王彧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悆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並擁強兵內外嚴固悆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悆曰我爲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悆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且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託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話迎悆密語意狀令善酬荅引

僉詣龍牙所龍牙語僉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城容可得乎僉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僉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僉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王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僉答曰法僧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尅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景儁良久謂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

事更卜後圖爲設食悆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悆曰中山王有敎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鄉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悆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曷景儁司馬楊瞟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悆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詰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悆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爲右將軍給事黄門侍郎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

引梁人詔念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念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尒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人鄭滎業反圍州城城降滎業送念於關西

張燿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燿數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爲別將以軍功封長平男歷岐東荆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

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關經構燿
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燿勤於其
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衞大將軍宮殿成除東徐
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署帶十圍鬚髯甚美初拜
校書郎轉主書頗爲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
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儕流矣宣武
即位遷謁者僕射後歷恒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
稱卒於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脩立學館建孔子廟堂
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

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為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為賊鏁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甚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詔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後除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

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答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以拒寶夤功賞新蔡縣男尒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憕作表前後再奏帝尚

執謙沖不許周文曰爲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爲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發所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尉王顯召爲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爲記室參軍遂爲元乂所知乂執朝政引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歎尚之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元興常爲摘句儒者榮之乂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

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初為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大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與世寔因元乂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時有濟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論曰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故強直從官偘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符鹿悆張熠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遇際會俱得効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於此也

列傳第三十四　　北史四十六

方浴周益　周之冕　孫䥇然　校正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四十七

袁翻　弟躍　躍子聿脩

陽尼　從孫固　固子休之　固從兄藻
藻子斐　固從兄元景

賈思伯

祖瑩　子珽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是其外祖淑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入東觀爲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

信州路文學刊

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
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
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
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
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
中書監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
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
後除豫州中正是時脩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
今古諸儒論之備矣蓋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校
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

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則無九室之證既而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

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趾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鑽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

皇代既乘乾統曆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
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
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
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脩草創以意良多事
移化變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
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
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
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
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
誥無失典刑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

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代叛柔服寔頼
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
籍用為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清化
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
革面比屋歸仁縣車劒閣豈伊曩載鼓課金陵復在茲日
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异自
比縁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埸統戍階當即用或逢穢德凡
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人溫卹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
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
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

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閒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蟣十万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絜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

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脩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惏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章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偽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

之論爲靈太后所責出爲陽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神龜末遷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竝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計翻表曰今蠕蠕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幷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彊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

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王竝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輒陳婆羅門請脩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鎭防西北雖外爲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

車之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
者此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
先據西河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
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求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
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
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
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
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
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
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

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
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時朝議是之
還拜吏部郎中遷鄭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
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
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為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
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
西翻上表請為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
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
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怪
之於是加撫軍將軍明帝靈太后冒燕華林園舉觴謂

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事翻弟

躍

躍字景騰博學儁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旣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

躍為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沈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丈人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大有聲績遠近稱之累遷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万娉太原王乂女為妻而王氏以先納陸孔文

禮娉爲定律脩爲首寮又國之司憲知而不劾免中丞尋
遷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爲信州
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
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
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
別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時旣盛暑恐其勞
敝往往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
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爲立碑斂縑布數百匹託中書
侍郎李德林爲文以記功德敕許之尋除都官尚書律脩
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爲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

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在郎署之日時趙彥深爲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重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脩猶以故情音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媿蓋亦由彥深接引爲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讟然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初聿脩爲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爲清郎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

校官人得失經究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書
脩不受與邢邵書云今日傾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
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
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
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衰道喪若違忤要勢禍不旋踵雖
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入周位儀同大將軍吏部
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
官尚書東京廢入朝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卒
子知禮大業初卒於太子內舍人躍弟颺卒於豫州冠軍
府司馬颺弟昇位正員郎颺死後昇通其妻翽恚之爲之發

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也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及改中書學爲國子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舉爲國子祭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闡來牒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

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家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承慶從弟固

固字敬安性倜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劒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幷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當今之務宜

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
攬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
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飡孜孜萬機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讟
之響省徭役薄賦斂脩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
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
器械脩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豈
不茂哉初帝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
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
大臣相見疎薄而王畿人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
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

諷諫宣武末中尉王顒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顒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爲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顒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顒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遂闔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矣

司閽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沓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何騁汝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説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余小子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已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咲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

其黨其徒寔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籧篨戚施邪媚是欽旣讒且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愼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尒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苦疾凡百君子宜其愼矣覆車其鑒近可信矣言旣備矣事旣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明帝即位除尚書考功郎中奏諸秀孝考中第者聽敘自固始大軍征硤石敕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

命㕥節度水軍㕥設竒計先期秉賊獲其外城後太傅清
河王懌舉㕥除歩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少
行多不法㕥上䟽諌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
人除洛陽令在縣甚有威風丁毋憂號慕毀疾杖而能起
練禫之後酒肉不進時㕥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
族咸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㕥從事中郎屬懌被害
不奏懌之遇害元叉執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
莫不慮禍隱避不出㕥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
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
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

擿摘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後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京兆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軍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相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沒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敕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之

休之字子烈儁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爲之語曰能

賦能詩陽休之初爲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避之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葛榮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爲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莊帝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入撰次普泰中爲太保長孫承業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略樊沔請爲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齊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

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神武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
武求還文襄以爲大行臺郎中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
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何
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爲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
統有關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
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録荆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
除中書侍郎先是中書專主綸言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
至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爲散騎常侍領兼侍郎
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爲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
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

盈把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神武禁止會赦不問歷尚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黃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爲相國齊王時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爲人心未一且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疏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後高德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其前事也文宣郊天百僚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手持白棓時魏收爲中書令嘲之曰義眞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

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男後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爲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竝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爲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爲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耳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遵彥與休之等款狎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嚬眉而已他日遵彥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哀

詐泣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昭帝留心政道訪以政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愼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爲政敎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書河清三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國史尋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前國子助敎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而不見調休之引爲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眞是樊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閑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撰聖壽堂御覽六年正除

尚書左僕射領中書監休之早得才名爲人物所傾服外
如疎放內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爲累晚節以通美見稱
重矜期好遊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
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爲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
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焉太子中庶子平原
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
少遐卒其妻窮獘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
暹爲文襄所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拏幼
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遣持達
拏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

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烈其有焉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令其子辟強預脩御覽書及珽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隙及鄧長顒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貶焉魏收監史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爲中

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乃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此授凡此諸事爲識者所譏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典正魏收在日深爲收所輕魏殂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搢紳所愛重周武帝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

辛德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尋除
開府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
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
文集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初休之在洛將
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
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
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
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耆
夢竟驗云子辟彊字君大性疎脫又無藝休之亦引入文
林館為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為尚書水部郎中休之弟綝

之天平中入關次儁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
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
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絶儁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
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
儁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
吾是才士也固從兄藻
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詔兼禮官
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賜爵魏昌男累遷瀛州安東府長
史以年老歸家爲賊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幽州
刺史子斐

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荅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還遷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壞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潬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鑿以爲公家苑囿斐書荅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人隱不從天保中除都

水使者詔兼監築長城累遷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
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簡子師孝中
書舍人固從弟昭
昭字元景學涉史傳尤閑案牘爲齊文襄府墨曹參軍
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㥄爲崔暹所
告元景劾成其獄賴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爲吉而
順旨初文襄擇日將受魏禪令元景等定儀注草詔册幷
授官未畢而文襄殂罷府天保初除給事黄門侍郎後以
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陽内史卒於郡文集十
卷子靜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令善尺牘仕齊伍三公

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從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爲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時人稱歎焉昭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
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乞得停後除廷尉
卿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
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
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
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
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
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學教選士皆於其中
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
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

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
者當以天子軆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
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
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
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
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
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
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
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
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

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

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揔章左个揔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竝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後爲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憍思伯曰衰至便憍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言思伯

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爲元乂所寵論者譏其趣
勢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貞子彦始
武定中淮陽太守思伯弟思同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
史與兄思伯年少時俱爲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
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元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
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男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
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
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謚曰文獻初思同之爲青州
別駕清河崔光韶先爲中從事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
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之遺誡

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特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衞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裁正

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幷州刺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眞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鉅鹿太守瑩

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
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
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
聲譽甚盛内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
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
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
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
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
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
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

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賾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

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吴子
所屈爲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
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戸郎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
爲長史坐截没軍資除名未幾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
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黄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
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
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黄門侍郎幽
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爲殿中尚
書莊帝還宫坐爲顥作詔罪狀尒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
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暦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

尒朱兆入焚燒樂署鐘石管弦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及孝武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神武因召瑩議之以功進爵為伯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為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其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珽襲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為當世所推起

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爲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淸德頌其文典麗由是齊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幷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詠珽性疎率不能廉愼守道倉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爲娛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爲聲色之游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幷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嫗

擲摴蒱賭之以為戲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故博陵長公主所生斑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斑例應隨府規為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為白由是還任倉曹斑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為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為寮官捉送神武親閱之斑自言不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斑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為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斑懷中

得之見者以爲深恥所乘老馬嘗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
姧通每入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
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騮駒姧耳順尚稱娘
子于時諠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
坐失金叵羅竇泰令飮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
不能罪也後爲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
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
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
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
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實密

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挺即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剋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挺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為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挺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私有少許物宜早索取挺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諶季璩

等叔諶以語楊愔愔嚬眉荅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
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諂取教判并盜
官遍略一部時又除珽秘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
皆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 闕 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
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
便尒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
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秘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
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
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
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

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
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
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帝
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
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
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為
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為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為
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為孝
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三省斷珽奏事珽善為胡桃油以
塗畫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

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郎位是為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為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南使入聘為申勞使尋為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武成以後王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

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
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
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万全計也
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
慧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
為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
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
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加儀
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黄門侍
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

遥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遥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謠若爲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尒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鐶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

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曄
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尒自作范曄以我爲項羽邪珽
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
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謂
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曄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
良身傅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踈外之人
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已
及子俱保休祚蕞尒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
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
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

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
乃爲深阬置諸内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
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
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
幸珽乃遺陸媪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沉欲行伊霍
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
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媪言
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令至尊獨在帝位者
實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
人緩急眞可憑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

帝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珽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摠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脩築陸媼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遥見竊駡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

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珽
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謡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
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
謡云高山崩槲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
語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
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
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
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媼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
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
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

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
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并云與元海素
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
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
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
軍陸媼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
揔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
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万春門向聖壽堂每同
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
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

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爲致安之方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沖釋而不問珽日以益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

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分疎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閤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爲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靖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珽忽令大

叫鼓譟聒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棄馬自出令録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盲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珽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

警有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爲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
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
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賔孝隱少與其中
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
所重大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
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爲奏官
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
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
宕州長史

論曰袁翻弟兄可爲一時才秀車脩行業亦乃不殞家風

景文學義見稱敬安立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孝徵儁才雖多適足敗國叔鸞器懷清峻元景才幹知名並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四十七

方洽周益 周之晃 孫粹然 校正

